七經樓文鈔

序

馬子貽司馬將以其外舅蔣子瀟春暉閣詩鈔七經樓文集二種重刊於蜀中自威遠署越千餘里走卒寄大竹索余叙言噫子瀟豈徒爲詩人爲文人哉殆通儒也子瀟學貫天人識超今古薈萃瑯嬛秘笈發前人未洩之奇著書百餘種版刻度世余方無從窺其涯涘況作叙耶顧余雖不足以叙所著述而余兩人交誼與子瀟之學業與年俱進者余猶得追遡之又烏可無一言也憶余年二十一讀書子瀟家同師侍馬春圃夫子夫子子貽伯祖也子瀟小

余二歲已舉茂才而余尚應童子試兩人一見交驩如魚得水如膠投漆如影隨形然膏𣊓炬無暫時離每課題下則拉余走城南穿溪渡谷入岡巒深處撥叢草躡趺坡陀間閱山光水色烟雲變滅遍觀前明少司馬周冲白先生君子亭別業穠李百數十株繁英堆雪香塞四空予瀟若有所悟於時放言高論無所顧忌有輕世肆志之概謂將開闢賈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道藏梵筴之書毗婆尸佛之教訂譌批謬機杼已見曾不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烏飛兎走寒暑代謝尙有何世界幾易草木也曾不知

帝王師相賢聖仙佛英雄豪俠畸人烈士尙有幾百千萬若干輩也予將仰觀乾象星宮度數而極其精奥也予將俯察堪輿尋黃河岷江金沙江於火燉腦兒羊膊嶺岡氐斯諸絕境而析其支分派別之源流也予將探恆華泰霍而辨其幹枝脈絡於昆侖之主山也予瀟舌翻目瞋濤奔電掣當其痛快淋漓躊躇滿志則劃然長嘯山鳴谷應余時唯唯聽受無從贊一辭已而鳥還花睡夕陽西傾遂歸書室磨墨伸紙濡毫揮灑如風捲殘葉藝成呈諸脊圖夫子夫子未嘗不咨嗟稱贊莫爲天下奇才云他日吾宗高

足又出一頭廉戉也後余以嘉慶戊寅補博士弟子員道

光元年辛巳以

宣宗成皇帝踐阼恩科乙科于瀟後五年乙酉受學使者吳巢

松侍讀知擢拔萃科貢成均並賦詩云一鞭初指僕公來

難得風檐有此才其鑑賞可謂深矣明年予瀟入京都應

朝考蔣礪堂相國阮雲臺協揆陳碩士閣學顧南雅學士數

巨公皆爲稱許而吳蘭雪郭羽可魏默深三舍人龔定菴

進士方春木廣文等諸名士相與倡和議論者稽商推而

學益進迨巢松侍讀移學使者節督學山左于瀟南歸謁

見於濟南晤勷校事幕中如李福稽應椿輩皆吳下宿舊子瀟與泛大明湖酌珍珠趵突泉登泰嶽歷訪秦丞相李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覩日出處遨遊任城與洪幼懷飲太白酒樓作長歌自負旁若無人重以在京師往還高麗人金老商及咨謁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奇學益肆侍讀下世於學使者任子瀟則扶櫬徒步涉長途水陸數千里歸葬吳閶時人多稱其義重師恩喜與之遊而學日益富子瀟自乙酉得選拔越十年甲午以選拔中副車又次年乙未登賢書是爲道光十五年而余亦以是科大挑

二等就教職選補商邱教諭子瀟數應禮部試不第遲至甲辰科挑二等選教職與余先後署同余先以六年俸滿列薦章用縣令籤掣四川而子瀟絕意仕進補虞城教諭不就自是廢吟詠專心治經有睥睨兩廡意一謁栗樸園河帥於河壖與籌磚工載記文集中遂入關中謁座主張椒雲方伯方伯陳臬移蜀子瀟留關中關中古帝王都名儒淵藪適慧秋谷先生總制全蜀行旌抵西安被

命防堵江南訪可以佐戎幕備恭謀者當事以子瀟薦慧既偕之去已而議兵不合力辭歸關中主書院講席偕全陝通

志再主講同州書院而子瀟學益純議論益淵大微特沆
衡古人直破其藩籬而挾之以升堂入室矣其在關中數
以書貽余慨息天下大事佐以所著卦氣表華嶽圖經游
藝錄廬山紀游諸書皆卓卓可傳者然在子瀟則猶其隨
筆雜錄非其至者也其談經詩書非殷洪喬輩行篋中物
未便郵寄余終未之讀而子瀟已化去矣遺書板刻在揚
在汴在陝兵燹之餘散失湮沒無可稽者子瀟無子僅存
一女歸子貽子貽其半子也以副車舉孝廉如子瀟館叙
縣令需次入川今權威遠任搜訪得詩文二種慮其久而

失傳也討付手民故有是命烏乎人生不過數十年客耳方余讀書子瀟家子瀟甫新婚今越五十餘年子瀟往矣昔嘗許爲余作詩叙謙言稿成腹中不敢輕下筆以余兩人交誼非同尋常易作泛泛語豈知爲余作叙之約息壤猶存子瀟已不能尋舊盟而平生著述乃待余爲續貂乎余深媿才力淺薄不足以發子瀟之蘊其書俱在讀者自能開拓心胷增廣識見勿庸余叙余所以追述子瀟者僅僅如此子瀟雖不必藉贅余叙已自成爲一代傳人今古通儒矣往椒雲方伯嘗爲余言蔣湘南微汝河南所無卽

吾江浙中吾亦未一二見也又爲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如此廊門生方擬聘脩全陝通志旋以辦賑救荒事未及行而子瀟果脩通志告成在數年後惜文忠公未及見之其爲名公卿大僚耆德宿儒所推重如此此又何待鄙人一一敘耶子貽誠能盡刻子瀟之遺書散布當時傳諸後世吾知必有讀樂翁書者益重衞玠也同里王濟宏

重刻蔣子瀟先生詩文遺集敘

外舅蔣子瀟先生以著作名大河南北者數十年顧嗇於遇凡十試始登賢書屢應春官舉迄不第晚而謁選得虞城教諭鄙弗就走客關隴間從游者日益衆所譔集編次亦日益多計傳帙不下數十沐浴維揚陝右皆有鋟本詞粵寇竄吳楚猲寇起河湟凶燄所侵典籍悉爲煨燼先生遺作惟春暉閣詩六卷七經樓文六卷爲行篋僅存餘則若滅若亡不可究詰矣於戲先生於經史百家之書靡弗通貫且皆有論次不僅以詩古文名之二集特其緒餘耳

然本根既厚節錄實繁瑕錯足沾丐于人是烏可默秘諸枕中而弗亟思所以廣厥傳者爰取舊本付老友張希仲氏俾一再校讐重壽梨棗蓋經始於戊辰初去歲遣而告成於庚午將之榮之時首尾凡三載矣雖魚魯焉烏仍不免時時遇然飲河滿腹亦無間不倘先生他帙猶有流播人間當竊搜徧訪壘命手民庶讀先生之二集者益知先生之學大本大原又別有在

同治九年仲春既望馬佩玖子貽氏謹序

七經樓文鈔目錄

右第三卷

右第六卷

序曰吾師子瀟先生以五十之年成書百卷解經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十之一而古文稿十卷別自爲編經門人田君所抄者四十篇攜在行篋元培更益以先生近作與仲樞同校爲六卷將付梓以公同好而先敘其大指曰先生之文以力矯僞八家爲主故歸震川方望溪兩家之法在所不用以八家之流弊皆自兩家開也前代矯八家者率多摹擬秦漢先生則删去沈博絕麗之作而獨存本色以爲僞秦

漢與僞八家猶佩劍之左右也自來古文家孰不言通經而先生之所謂經乃以周公之制作與孔子之信好合考而明之非章句家瑣拾訓詁之經也自來古文家孰不言載道而先生之所謂道乃以人情時事與天地消息參驗而出之非理學家空談性命之道也

本朝經學分漢宋兩途爲漢學者排宋學爲空虛爲宋學者攻漢學爲破碎先生皆以爲不然儒者讀孔子書學孔子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

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為禮學不宜稱為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為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一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為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指也文王周

公孔子之易皆叶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為名是必叶聲韻
者始謂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
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
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文多有聲而無音先生病之嘗曰
甯為箏琶無為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為史記所無者
鐵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醇論正神味腴直迆直
任不用語助虛字足為偽入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
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坯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
指也且夫通古而不通今者無用之學也知今而不知古

者無本之學也先生以經史爲根柢而又通

本朝之掌故凡

國家鉅典無不悉其源流故其文擷經之精鎔騷之髓大

而入細奇不乖純無一字鑿空無一論泛濫自成一家之

法故可以廢時人之法天下必有先覩爲快者爰次其目

而錄之凡九十三篇門人劉元培撰

補刻目錄

原序

學問之道通古難通今尤難斟酌古今而通之者爲尤難漢儒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是通人之學更難於通天地蓋天地之學可以讀書而通之人之學不徒於讀書而通之通人則能斟酌古今矣吾友蔣君子瀟以穎異之姿溺苦於學督學使者吳巢松先生拔之於諸生中目爲中州一人君更從江鄭堂阮芸臺兩先生問奇字研經術與齊梅麓俞理初談九章算法考究儀器於欽天監中既而入江督河督幕府緣飾經史以爲章奏嘗

代政事一一洞悉凡
本朝三通所載大掌故皆條其源流筆之于書又嘗謂刑
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
亦儒者事也因取
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
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俾讀書人一望而皆能治
獄豈非斟今酌古爲有用之學者與君幼孤家貧母夫人
授經于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君一覽輒臆
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到之處考其山川沿

革風土人情驗之於事而證之於經故君之學醇而不迂質而有文誠不自欺峻不絕物自宗族鄉黨以及名卿大夫靡不口稱而心服焉信乎其能通天地人者矣余與君幼同學長同試于有司各以道義相勖者有年及君旅食四方遂不數數見今年君來西江所著之書已成百餘卷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三種余方欲分俸為君刻之會以事去官而君之高足劉君已代刊古文六卷告成因余悉君生平屬為之序爰為道其貫通古今者如此至文之宏深淵懿千人共見不更贅敘云

同里閣彤恩

六經原始一

六經者先王之器也道家者六經之祖也六經定於孔子爲儒家祖何以道家又爲六經祖曰道家者古史官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黃帝也黃帝令史官倉頡制文字故歷代治官察民之事必以史掌之夏之亡也太史終古載圖法以歸商商之亡也內史向摯載圖法以歸周史去而國運與之俱去焉盡一代之制度典章雖各有官司守之其因革損益之實迹巨細皆彙於史故史之所歸卽爲天命之所

歸也周官以史名者五而太史爲長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達于六官者皆别達于太史以聽其鈎考而又小史掌繫世昭穆之事內史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法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冡宰是周之制度典章雖各有官司守之其因革損益之實迹鉅細亦莫不彙于史也夫制度典章者先聖先王所以經綸天下本諸倫常日用以爲人人率由之道也道分見于三百六十官而總彙于史天地鬼神常變之故古今治亂沿革之端于是乎在故史官亦謂之道道家班固曰道家

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是也周衰官司失守道術殘缺識大識小各以其人孔子與南宮敬叔入周觀書于太史氏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書必不止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然而開物成務莫大于易稽帝徵王莫大于書觀風知政莫大于詩經國善俗莫大于禮感天格祖莫大于樂定名正分莫大於春秋孔子以此六者爲學即以此六者爲教而後制度典章之精華始萃于一易雖在太卜然得之史則可以正太卜之易也詩雖在太師然得之史則可以正太師之詩也禮雖在宗伯然得之史

則可以正宗伯之禮也樂雖在司樂然得之史則可以正司樂之樂也書與春秋本史職其參互更不待言夫以孔子之聖而生於魯魯備四代之禮樂韓宣子且見易象春秋於魯太史矣何以孔子必觀書於周太史也周自東遷以後霸術疊興制度與章紛紛更異列國簡策必有不盡同者天子之史所藏爲得其眞此殆如漢劉向以中秘古文校外間遺書也是故易之贊也詩書禮之雅言也樂之正也春秋之作也皆在得書于周太史之後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即錢鏗也亦即老聃在

六經原始二

道家不第爲六經祖也九流凡十家皆以道家爲祖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家而地官之掌故備於史羲和之官之後爲陰陽家而馮相氏保章氏之掌故備於史理官之後爲法家而秋官之掌故備於史禮官之後爲名家而春官之掌故備於史淸廟之守之後爲墨家而大祝小祝之掌故備於史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横家而大行人小行人之掌故備於史議官之後爲雜家農官之後爲農家稗官之後爲小說家而議官農官稗官之掌故亦莫不備於史

太史之職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是太史之權爲極重漢制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即本周官遺法也太史之史與府史胥徒之史其品雖判尊卑而其與司掌故也則同掌故之外無所爲學亦無所爲道史官之稱爲道家正以其備古今治亂之道初非清靜虛無之道也伊尹太公辛甲管子之書皆稱道家即老子五千言在漢書藝文志尙無道經之名可以知道家之本原矣周之初始爲史官者佚是也佚與周公召公太公夾輔成王號爲四聖攷質家蹟于文家故道家之祖宜祖史

佚不宜祖老子其祖老子者則道家者流之末失誤以淸靜虛無之道爲道而不知史官備古今治亂之道也班固論次諸家必曰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正示人以因流溯源之法而後之讀書者不察也儒家之學出于司徒司徒所敎六藝有禮樂而無易書詩春秋其升于學者冬夏敎以詩書而無易春秋春秋本魯史他國之人不盡見若易則天子之書也乃韓宣子聘魯始見之是列國之大夫不獲見者多矣而況僻遠之儒乎自孔子爲儒宗取易書詩禮樂春

秋於周太史門弟子奉爲六經而從先聖先王之道統歸於儒儒之學遂巋然獨尊卽諸子之掌故藏於道家者其本原皆移而入於儒家而道家且退爲一偏之學書明二帝三王之政宜爲道家祖易著天地五行之理宜爲陰陽家祖詩備出使不辱之用宜爲縱橫家祖春秋嚴賞善罰惡之例宜爲法家祖禮詳正名定分之制宜爲名家祖樂傳薦帝享祖之節宜爲墨家祖若夫雜家者流整齊羣術比事用斷則春秋之旁支也農家者流敦勸耕桑食貨以裕則書之旁支也小說家者流綴集方言里俗上聞則詩

之旁支也儒術之尊尊以六經六經之尊尊以孔子孔子則固自居於史而未嘗自名爲經其槩之定之絃歌之筆削之者皆史職也後之爲儒者尊經而絀史是亦數典忘祖之一端

經師家法說

漢人說經最重師法蕭望之奏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又奏對元帝引師法是也師法亦謂之家法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是也師法家法皆本于古之官法古者設官必有師以雲紀者爲雲師以水紀者爲水師以火紀者爲火師以龍紀者爲龍師以鳥紀者爲鳥師顓頊以後乃紀于近爲民師師者即其官之長以所掌之法傳人者也有官必有法有法必有學有學必有業凡在官之執業者皆學于其長奉之爲師而習其法而古

之官人也又以世世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周官三百六十多以氏名如馮相氏保章氏之類皆世官也學于官者謂之師法世其官者謂之家法何以知其然也一徵之史記史載秦人之制曰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夫秦人之制多不師古惟此以吏爲師之一端猶襲三代之舊一徵之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司徒之官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九流各稱家而又曰出于某官則三代以來世官宿業之義也周之盛也易在太卜則太卜傳易之法凡習易者必[illegible]師書在外史

則外史傳書之法凡習書者必以外史爲師詩在太師則太師傳詩之法凡習詩者必以太師爲師禮在宗伯則宗伯傳禮之法凡習禮者必以宗伯爲師樂在司樂則司樂傳樂之法凡習樂者必以司樂爲師春秋在太史則太史傳春秋之法凡習春秋者必以大史爲師官守學業源出於一而天下之文于是乎大同所以無私門之著述者此也王迹既息天子失官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法散著于人不盡墜地孔子講明而修之儒生之師法仍本在官之師法其門弟子所傳必有微言大義恃乎口授不徒著于簡

策者敘曰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論詩論書與時人紛紛辨正其明徵也遭值秦火經師幾絕漢興田何伏生之流各以師傳相授受曾不傳所云傳先師之訓非從已出正以淵源于孔門雖有訛誤亦應闕疑何敢憑虛臆造輕侮道術也師法之盛于此爲極其與家法稍別者師法不過師弟相傳家法則以家學爲師法如公羊高之春秋傳子至孫江公之穀梁春秋亦傳子至孫凡弟子之學其家學者亦稱此某家之法云爾西漢專稱師法而無家法之名其稱家法僅一見于施讐傳云由是

施家有張彭之學然不言家法東漢乃專稱家法矣大抵師說雖多而名家者少前漢藝文志傳齊論者惟王陽名家傳魯論者龔奮諸人皆名家孝經長孫氏諸人各自名家名家而後能自成一家之法即無子孫傳其家學亦以家法名後漢書左雄定舉孝廉之制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言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夫專門之學既足自成一家必於竹帛之外別有傳授之法相與口授以垂永久太史公書既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傳其書者爲外孫楊惲班氏漢書初出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

從其女弟受業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熟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如是之難者則以其家法不易明必從親炙其人之人然後源流可循也史學如此何況

六經

原象

甚矣上帝之好奇也於無形無聲之中忽造一有形有聲之世豈將以顯已之仁乎不然何其象之燦陳也是故天地一上帝之象也日月星辰風雷雨露一上帝之象也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一上帝之象也男女一上帝之象也象而無以會之則不生象而無以散之則不死不生不死則不變不變則不常不常則不安天不安于上地不安于下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男女不安于中而上帝之仁不顯然而上帝早慮之矣鑄天地日月星辰

風雷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精而爲人鑄人之精乃爲聖人聖人者上帝之鏡也鏡照天地而天地有上帝焉鏡照日月星辰風雷雨露而日月星辰風雷雨露有上帝焉鏡照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有上帝焉鏡照男女而男女有上帝焉上帝之象顯于萬物萬物之象顯於聖人聖人時時見上帝於象因指上帝之象以示人是故六十四卦自伏羲氏以後神農黃帝堯舜皆名爲象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歷象舜告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是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易之名象春秋時猶然

矣夫聖人何爲以象示人也曰教人識上帝也人之生也來于上帝人之死也歸于上帝不識上帝則昧其來不識上帝則昧其歸昧其來與歸則人將失其爲人人失其爲人則天地萬物皆將受人之禍而上帝之仁終不顯然而人之不識上帝如故也見天地焉知其爲天地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焉知其爲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焉知其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見男女焉知其爲男女已耳不知其有上帝也聖人又憂之

于是即象之燦陳者而更制爲象以教天下更制爲象以教天下者何也曰禮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行于君臣而君臣有其象禮行于父子而父子有其象禮行于昆弟而昆弟有其象禮行于夫婦而夫婦有其象禮行于朋友而朋友有其象禮行于天地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無不有其象懸之于魏名曰象魏弼之以刑名曰象刑三千三百皆一一具于六十四卦而莫之測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是易象爲禮之明證也孔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辭繫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典禮非聖人治天下之象哉禮運曰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禮所範圍而禮本于太一太一即上帝也上帝爲禮之本即爲象之本執象以求上帝而上帝不在象中舍象以求上帝而上帝不在象外故曰聖人設卦觀象曰君子居則觀其象也求上帝之功不外觀象觀象之功不外復禮禮復而後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變化之象皆

觸處洞然而有以顯上帝之仁不知此者不足與言易

卦氣說

卦氣非聖人不能作也聖人明於先天後天之故而序六十卦之氣以示人其四方伯十二辟十二公十二候十二卿十二大夫與六日七分之義爲先儒所發揮者已無餘蘊矣其義之尤精者則惟冬至夏至冬至不起復而起中孚夏至不起姤而起咸中孚與咸皆乾元也天地之道渾然一元故乾元又名太一太一之神爲陰陽陰陽之靜爲中孚先天也陰陽之動爲咸後天也中孚以二陰包于四陽之內元氣渾淪之象實合乾鑿度之太易太始太素而

一之他無可名名之曰中而又名爲孚者以其中爲能亨能利能貞之理之所寓也二陰之中間實爲眞陽眞陽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見則爲復未見則爲中白虎通曰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是也儒者圖太極爲半黑半白或論爲先陰而後陽是皆未明乎中孚之象又何能知天地之心哉白虎通又曰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夫所謂南方之中者卽咸也咸以三陽横貫于三陰之內而陰爻之居下者二居上者一此非陰之包陽乃係陽之含陰若使陰果

包陽則將二陰居上矣夫陽與陰本不分也乃一陰之生獨在夏至者蓋陽功告成盛極將退內感乎陰陰若迎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即陰也中孚藏天地之心咸動天地之情心之藏非先天乎情之動非後天乎孔子序卦指名者六十三卦而咸卦獨不指名豈遺之哉六十四卦無一卦非陰陽相感即無一卦非咸咸亦乾之元也乾之元不可見即陰陽而見陰陽爲乾元變化之迹中孚與咸爲陰陽動靜之會陰孚乎陽而復之陽生矣陽感乎陰而姤之陰生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故卦氣以

咸應夏至而與中孚爲對也不然小過之四陰包二陽正反乎中孚之四陽包二陰而序卦氣者偏以小過當立春而不以之當夏至何哉漢揚雄作太元以擬周易不用序卦爲次而用卦氣爲次其日躔斗建皆本於太初術太初術即黃帝之甲子術也然則卦氣實爲黃帝之厤象其非聖人不能作信矣

費氏易家法考

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此見于漢書儒林傳者也而七錄有費氏周易注四卷經典釋文作章句四卷殊與漢書本傳不符豈瑯琊王璜輩傳費氏學者撰述家法而託之于長翁與東漢傳費氏易者陳元鄭衆馬融鄭康成荀爽見于後漢書與隋書經籍志晉王弼雖以老莊說易而其所用之本亦專主費氏費氏與而施孟梁邱京四家之學遂微非諸儒表章之力乎漢書儒林傳不言直爲何時人惟高相傳有與費直同時之語考

高相乃平帝時人也似費氏亦生當平帝時焦氏易林載費直所論六十四卦變占一篇中有王莽時云云王莽秉政在平帝元始元年此費氏生當平帝時之證也晉書天文志有費氏周易分野與蔡邕月令分野不同壽星起軫七度大火起氐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星紀起斗十度元枵起女六度娵訾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婁十度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尾起張十三度可知費氏之學專以仰觀天文爲主鄭康成以爻辰注易其法卽費氏易之本法也特漢代言易諸

家皆以田何爲鼻祖而本之施孟梁邱京四家費氏之學
班史未言其所出後儒遂謂費氏無師傳非也費氏蓋源
于京房也京房傳曰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皆爲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下接費直傳曰費直字
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此正承上文京氏學而言治易
者即治京氏易也爲郎者猶殷嘉諸人之爲郎博士也下
文言相傳言其與費公同時學無章句此明其與費氏同
又言出于丁將軍此明其與費氏異而費氏不云所出其
爲承上文京氏學無疑也京氏書存于今者有精算易傳

三卷世應飛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氣等皆參入卦氣中蓋本孟喜六日七分之法而更密之費氏周易之分野亦闡明京氏之卦氣而已矣注費氏易者始自馬融融注天命不右明夷于左股及易有太極皆以天行次舍證易與費氏分野之說合與京氏卦氣之說亦合費氏非源于京氏乎鄭康成受費氏易于馬融而專言爻辰後漢書鄭康成傳不言其通費氏易但言其通京氏易費氏非源于京氏乎荀爽注範圍天地而不過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是明明襲[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言注坤卦云坤在

于亥下有伏龍注屯卦云十二月雷伏地中是明明據京氏之飛伏而言費氏非源于京氏乎後人以班氏無明文遂謂費氏無師亦鹵莽之論矣

六宗說

說六宗者凡數十家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說

孔傳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按此說本諸祭法孔叢子而朱子與蔡氏沈蘇氏軾皆從之劉氏昭司馬氏彪羅氏泌楊氏復唐氏順之王氏樵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時之說

伏生尚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按馬氏融崔氏靈恩惠氏棟江氏聲皆主此說而杜
氏佑司馬氏彪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歐陽夏侯說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
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按此說李氏郃主之而許氏愼司馬氏彪蔡氏德晉
唐氏順之皆駁之

有乾坤六子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按此說同于孔光而王莽顏師古皆從之司馬氏昭

杜氏佑唐氏順之皆駮之

有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賈氏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

按此說許氏慎從之而鄭氏元司馬氏彪黃氏鎮成

皆駮之

有天宗之說

盧氏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

按此說高氏誘摯氏虞從之後人無駮

有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說

鄭氏元曰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按此說范氏甯張氏融吳氏商唐氏順之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皆從之而司馬氏彪杜氏佑羅氏泌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三昭三穆之說

張氏髦曰六宗三昭三穆也

按此說程氏顥王氏安石胡氏五峯皆從之而

羅氏泌王氏樵皆駁之

有地爲六數之說

虞氏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六爲地數推按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

按此說劉氏昭陶氏安唐氏順之皆從之而全氏祖

望駁之

有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司馬氏彪曰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

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

　按此說王氏樵蔡氏德晉全氏祖望駁之

有遊神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間游神也

　按此說羅氏泌駁之

有六氣之宗之說

　摯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于太極六宗太極

　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按此說劉氏邵從之而杜氏佑駁之

有六天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見且禋非肆地之用是祭地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上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

按此說杜氏佑從之而羅氏泌駁之

有六代帝王之說

[illegible]氏迪曰六宗六代帝王也

按此說杜氏佑羅氏泌皆駁之

有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之說

羅泌路史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于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二宗之說

黃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記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是也○

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

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殺氏穗晉曰禋六宗即祭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

六宗者曰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五人帝之說

方氏以智曰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勾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

按此說全氏祖望駁之

有天地四嶽之神之說有六府之說

杭氏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沈氏彤謂是六府

按此二說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所駁其本文今未見

有六物之說

全氏祖望曰六宗卽左傳[illegible]物也曰歲謂太歲也曰

時謂四時曰日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有方明之說

惠氏棟明堂大道錄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乃明堂六宗也

按此說汪氏中從之而全氏祖望駁之

聚訟紛如久無定論加以入主出奴者凡數十萬言而六宗之祀不明六宗之祀遂廢矣蔣子曰六宗之說雖多其是者只一而已惠氏之說是也惠氏之說卽伏生之說亦

卽歐陽和伯劉歆盧植孟康摯虞魏孝文之說何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以六宗與上帝並言此卽周禮之言祀昊天上帝又言祀五帝也上帝者天地萬物之主宰于易謂之乾元于書謂之惟皇于禮謂之太一其體立于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其用顯于既有天地萬物之後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其至誠至靈至元至妙之本然實爲鬼神人物之主不知者或以天爲上帝其實上帝非天也或以五帝爲上帝其實上帝非五帝也不識上帝所以不識六宗六宗者何也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木爲之其制

見於覲禮方四尺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象天地四時天地與四時皆上帝行其功用者也祀上帝者報其本祀六宗者報其功故伏生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而歐陽和伯所謂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則又兼上帝而言之也上帝無形天地四時有形故分爲二祭壇代之禮雖不可攷特于天地四時常祭之外設此祭以明報本報功之心鄭氏注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明堂之禮合祀上帝方明

惠氏引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以證之汪氏明堂通釋亦引堯典之禋于六宗以爲與伊訓覲禮合明堂祀六宗又祀文王故孝經曰宗祀文王宗字確據惟此一說得之周公之祀明堂正本于唐虞之祀文祖也其餘數十家之說不俱可廢也哉六宗于周又謂之方祀大宗伯以玉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蓋與圜丘方澤同爲天地四時之專祭專祭亦用禋禮小雅曰來方禋祀是也其合祭則謂之方明而唐虞謂之六宗

九河旣道解

以水刷沙之術、起於明之潘季馴、季馴自以爲獨創之見也。不知其術實起於禹。孟子曰禹疏九河是也。九河之迹旣湮。九河之名遂失。治河者亦遂昧乎以水刷沙之術爾雅曰、九河皆禹所名。夫禹豈于大陸之下。忽鑿大河以爲九。而別取名以命之哉。蓋因九河自有之道以道之。卽因九河自具之名以名之。按漢志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是徒駭卽虖池、語倒而聲之轉也。山海經曰、泰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則虖池又作虖沱、經典或作滹沱、或作亞池、

皆聲近假借之字。何李巡孫炎皆不詳考，而遽生以徙鼓衆之解也。山海經神囷之山，滏水出焉。又曰牛首之水，東流注于滏水。滏與釜通，釜與鬴通。滏水即覆鬴。水經注所云，鄴西北石鼓山南岩下，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者，即覆鬴得名之所以然。並非水中多渚，狀如覆釜之義也。山海經又言泰山鉤水出焉，沂山般水出焉，女丞之山鬲水出焉，東流注於鬲水。是鉤也，般也，鬲也，皆自有之水，亦不因河水得名。太史馬頰、胡蘇、簡絜四河，雖無文證其源流，然以徙駭覆鬴鉤盤鬲津推之，其皆爲水名無疑。按山海經泰戲之山

皆李巡 孫炎

文字至此

一東中流

砥柱

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郝氏箋疏、謂泰戲山在繁峙、沁水在沁源、南北遙阻、無緣有水相注、疑經文誤也、予謂沁字應是河字之誤、液女或即太史河、太與泰通史與戲聲相近、液女出泰戲山、或亦名泰戲水也、俟再考、
九河既皆爲自有之名。則其道亦皆爲自有之道。經又言播爲九河者、正因九河之水、而分大河以入之、借其力以行河、非鑿大河以爲九、而不慮水分力緩之患也、河之性濁易淤、刷以淸水、然後可免墊溢、九河之上、已論濟漯矣、以九河與濟漯數之、是一河其播爲十一河也、濟溢爲滎、則因濟水而分河之一支、以濟水刷河之淤、漯首受河則因漯水而分河之一支、以漯水刷河之淤、過鬲水則因鬲

水而分河之一支過漯水則因盤水而分河水一支過鉤水則因鉤水而分河之一支以下覆鬴胡蘇簡絜馬頰太史徒駭無不皆然（鉤盤二水既見山海經則簡絜是爲一水）河分既多自足以殺其勢而不怒水有所藉自足以滌其泥而不停孟子所謂疏者大抵如此書曰九河既道道乃九河自具之道禹因道之以疏通大河則以水刷沙之術非自禹始而謂始哉後之治河者不明乎九河之所以道妄謂河不兩行迂儒亦不明乎九河之所以道偏執禹功以相辨難潘季馴雖知以水刷沙之術而又束河入淮使河病而淮亦病其

咎皆自昧九河之名始、

是解有為而言意謂後世治河者皆借清水以刷濁泥耳

達于菏辨

自許氏說文有滸于淮泗達于菏之一解胡氏禹貢錐指主之段氏說文解字注主之趙氏水經注釋主之天下無不知河應作菏矣余以經文詳求之而竊有疑焉何也菏者濟水所鍾也經之言導濟也曰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不言東南會泗其可疑者一也泗者淮水所納也經之言導淮也曰東會于泗沂不言會菏其可疑者二也且夫帝都在冀而冀州表河故八州之貢道皆以達河為主經于兗徐荆豫梁雍之貢道皆明言達河惟青揚二州但言

達濟達淮泗而已豈不達河哉青在兖東盡由濟漯以入兖而達河揚在徐南盡由淮泗以入徐而達河也若謂河爲菏誤則徐之貢由淮泗達菏復由菏達濟以達河揚之貢由江海達淮泗復由淮泗達菏又由菏達濟以達河則經文當如荆梁二州之例一則曰浮江沱潛漢逾洛至南河一則曰浮潛逾沔入渭亂河而後可也不然是徐揚之貢但達于菏而忘其于菏之上尚有兖州之濟然後達于冀州之河矣其可疑者三也胡氏知其說之難通乃云由濟達河莫知所經當于濟漯間求之此言尤誤也菏澤爲

濟水所會濟之上流爲滎川卽春秋時所名之邲戰國時
所名之鴻溝也胡氏不信鴻溝爲禹蹟而信滎水伏流之
說以經之浮于濟爲陶邱以下會汶之濟非陶邱以上溢
爲滎之濟故又兼漯言之則是徐揚之貢由淮泗而西北
達菏復由菏而東北至汶必由汶入海然後由海而西入
濟而西達漯以達于河也蓋濟之上流與河通濟之下流
不與漯通胡氏解兗之浮于濟漯皆空衍無據之詞而不
知其與經不合其可疑者四也說文所據者漢書地理志
湖陵縣下之一注也特漢代之水道未必仍屬禹王之舊

蹟況菏澤入泗之水據水經注其長不及二百里所合只一黃水水皆不大而謂徐揚貢道必由乎此其可疑者五也胡氏篤信曾彥和之說以滎川見于周禮遂以爲至周始有謂禹時但有滎澤不知濟溢爲滎經文雖無川字亦未明著澤字何以知其爲滎澤不爲滎川爾雅自釋地以下皆禹所命名而濄爲泗之支與河灉江沱並著濄者滎川之下流歧出而入淮泗者也以滎川分出之水其名爲禹所命則滎川之爲禹蹟可知胡氏不援爾雅非通人之一蔽乎明乎滎川之爲禹蹟則徐揚之貢由淮泗直達滎

川以入河而不必出菏水至菏澤轉濼水以入河也說文水部凡引禹貢者皆謂之夏書如濰字下注云夏書曰濰甾其道澨字下注云夏書曰過三澨渭字下注云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獨此菏字下不言夏書而言禹貢正襲漢書地理志之文解禹貢者存疑焉可也

大伾山在成皋說

汜水縣之九曲山卽禹貢之大伾也漢儒注經及唐以前地理家說皆然惟臣瓚注漢書始疑大伾在黎陽孔穎達從之胡氏禹貢錐指主之今天下無不知大伾之在濬縣矣鄭學之徒又堅執成皋舊說而總無解于洛汭太近之疑余以經文求之而知舊說之不可易也經曰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以東字貫下則大伾必在成皋而不在黎陽蓋大河南岸之山自華陰以東綿亘千里至成皋之大伾而止大伾以東均係平地禹導河至大伾見其爲南岸之山

盡處于是導向東北使傍西山北去所以下文遂接北過洚水也濟水從北岸注河勢猛力勁觸大伾之麓與河水轉鬬溢而南出爲滎倘河水隨濟水南出南岸無山勢必橫決則導向東北而大伾正當河勢左轉之地經尤不能不志之康成以大伾爲地喉又曰流出伾際正發明經書大伾之故也若黎陽在河趨東北之下二百餘里經應書東北至于大伾不得但以東字與洛汭連文是禹貢之大伾在成皋不在黎陽審矣或疑其去洛汭太近則孟津去洛汭亦不滿百里古不聞有疑其太近者何獨于大伾而

疑之

漢水入江考

漢水之爲北江禹貢有明文而入江之處注家皆失其實蓋欲知漢水入江之處必先知大別山與彭蠡澤之所在而後禹貢之經文可明大別山者安慶以北霍邱以南羣山之總名而非漢陽之翼際山也彭蠡澤者安慶以東巢縣以西周回四百餘里之巢湖而非九江之鄱陽湖也奚以明其然也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與各地理家皆謂大別在安豐漢安豐縣地今江南六安州霍邱縣河南固始縣皆有之大別山在其南南麓盡於安慶江濱鄭康成引地

說謂漢水觸大別山陂南入于江是也古時漢入江處在
安慶府境後世水勢崩合至武昌之西北翼際山下江漢
已合于是咸以翼際爲大別且謂大別不當遠在安豐誤
矣漢與江凡兩會初會在翼際山下性急力勁別自傍北
岸東行與江水合而仍分江流南漢流北直至大別山南
麓始再會而後合爲一水水經于沔水篇曰南至沙羨縣
北入于江于江水篇曰至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此言江漢之初會也而沔水直敘至太湖入海江水只敘
至青林口而止此言江漢之再會也青林口在今湖北黃

梅縣江南宿松縣界江漢至此始合爲一青林以上必多洲渚間之故禹貢經文不謂至翼際入江而謂至大別入江也今江水于武昌有數大洲于蘄州又有數大洲而黃州府之雙流夾三江口正以江水分流得名至九江府之官牌夾則江水分行南北六十餘里後代如此又何疑于洪水初平之時哉如江漢合于翼際而不再分則水經于沙羨西北沔水入江後當削專敘江水而不必分敘沔水水經作于桑欽在西漢時江漢且分流豈洪水初平時江漢轉合流哉觀于此而大別之所在不可得而定乎江漢

既合之後水勢必大故酈道元有轉円成澤之說澤謂彭蠡澤也經言東迤北會于滙正謂大別山以下江漢滙而成彭蠡先儒或以東迤爲句或以東迤北爲句要皆謂彭蠡澤在江北不謂其在江南如以江南之鄱陽湖當之則當曰南會不當曰北會曰北會者非鄱陽乃巢湖也巢湖與太清秋浦等湖同爲一澤在唐時周圍尚六百餘里則上古時水勢之大可知且其地在大別山東百餘里與經文所云東迤者合若鄱陽湖在大別西南雖江水倒灌可入然終爲西迤而不得爲東迤此當據經文以求彭蠡不

嘗據鄱陽以改經文也山海經曰廬江出三天子山入江彭澤西贛水出聶都入江彭澤西夫廬江贛江卽鄱陽之源而山海經謂入江於彭澤西是彭蠡在鄱陽湖東而非卽鄱陽湖矣漢書地理志曰彭蠡澤在彭澤縣東水經曰彭蠡澤在彭澤縣北夫漢代彭澤縣乃今江西之星子都昌彭澤江南之東流諸縣地也故城在鄱陽湖東北其東北卽太湖秋浦等湖之地而地志曰縣東水經曰縣北是彭蠡在安徽境不在江西境矣江漢轉鬥水勢浩瀚江南之鄱陽江北之巢湖在上古必聯爲一澤源可同名彭蠡

然必鄱陽小而巢湖大以經文明言北會而不言南會是彭蠡爲巢湖之主名也後世巢湖漸淤而鄱陽爲江水所過獨成巨浸儒者遂以目驗而專指鄱陽爲彭蠡雖朱子有南滙之疑而終無以奪羣儒之口其故由于誤翼際爲大別耳故曰不知大別山彭蠡澤之所在則禹貢之經文不可得而明也彭蠡澤北流爲施水合肥水以入淮道元所云肥水出良餘山施水出焉者是也施水又分爲二支一支注肥入淮一支東注巢湖山海經注云淮過新息至原鹿合于汝又東至廬江安豐合于蘄施水入淮正在安

豐壽州之地而郭璞以爲淮合漢此肥即漢之明證也任昉述異記肥灌之間離別亭漢沔合流處此又漢水合肥之明證也夫郭璞任昉不曰合江而曰合漢正以江漢既合而漢水性急力勁傍北而行獨自出爲肥水合淮故特目曰漢此又巢湖即漢水滙爲彭蠡之明證也詩大雅宣王伐淮南之夷曰江漢滔滔江漢之滸伐淮北之夷曰如江如漢蓋漢水支流合淮則淮南淮北之地皆得稱江漢孟子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亦以此也漢復水道南徙巢湖之水不能注肥止有肥水注淮而讀禹貢孟子者

皆茲疑矣余故申而論之